



第六卷

顧頡剛日記

1947
19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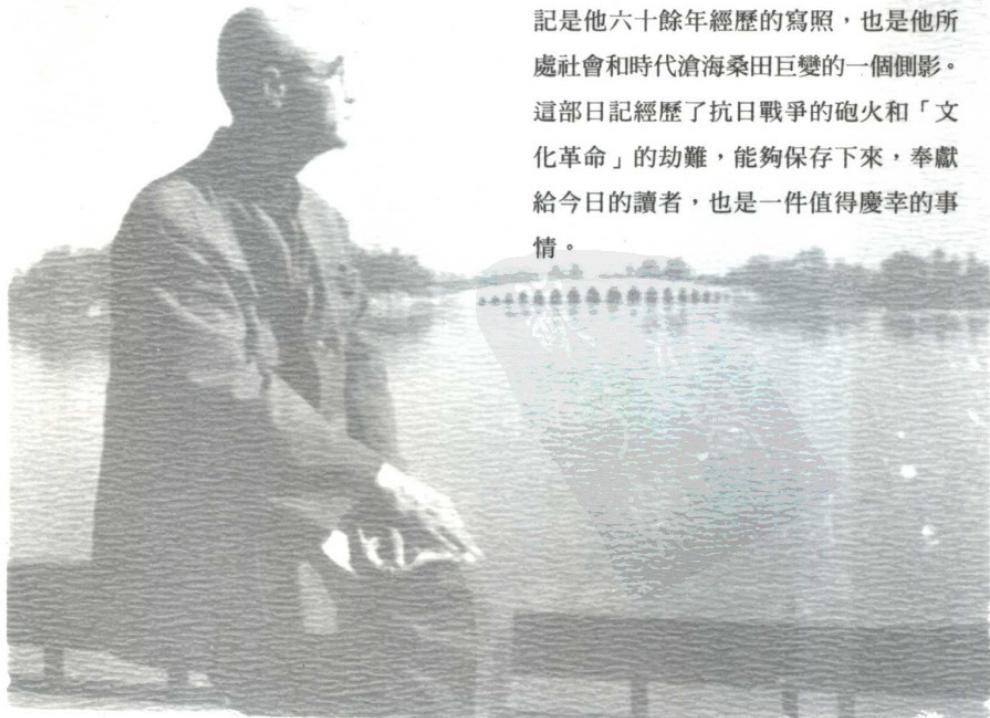


第六卷

1947~1950

顧頡剛先生的日記，除1913年及1919年的片斷記載外，自1921年起，六十年間幾乎沒有中斷，總計約有六百萬字，他自謂是「生命史中最寶貴之材料」（1939，10，25，日記語）。

顧先生將日記視為吐露心跡的場所，七情六欲，無所不談。作為一位史學家，他搜集、積累、驗證史料的職業習慣自然地體現在日記中。他認真地記錄並從中尋覓個人的足跡，自我檢討，又自覺自願地留給後人去翻覽、檢驗。這部日記是他六十餘年經歷的寫照，也是他所處社會和時代滄海桑田巨變的一個側影。這部日記經歷了抗日戰爭的砲火和「文化革命」的劫難，能夠保存下來，奉獻給今日的讀者，也是一件值得慶幸的事情。



顧頡剛日記

第六卷

(1947-1950)

顧
頡
剛
(1893-1980)

顧頡剛原名誦坤，字銘堅。江蘇蘇州人。1920年畢業於北京大學哲學門。歷任廈門大學、中山大學、燕京大學、北京大學、雲南大學、齊魯大學、中央大學、復旦大學、蘭州大學教授，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國科學院(後改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顧先生一生治學，著作宏富，對中國古代史、歷史文獻學、歷史地理學、民俗學等學科的建設和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在近代學術史和思想史上具有重大而深遠的影響。

主編《古史辨》學術討論集、《禹貢》半月刊等，著有《漢代學術史略》(上海：亞細亞書局，1935)、《史林雜識初編》(北京：中華書局，1963)、《西北考察日記》(1983)、《中國上古史研究講義》(北京：中華書局，1988)、《顧頡剛讀書筆記》(聯經出版，1990，共15冊)等書。

本書是顧頡剛先生一生治學、讀書所作筆記，從1914年起，至1980年逝世，從無間斷。因之，他的讀書筆記，是他全部著述的重要組成部分。依據筆記的範圍大致分成載籍、史事與傳記、地理與民族、名物制度、文學藝術、語言文字、民俗學、哲學與宗教、蘇州史事等

顧頡剛
讀書筆記

九大類。

內容含蓋中國古代文化的政治、社會、經濟、宗教、思想各個層面，充滿了新材料與新見解。



全書分10卷精裝15冊，
定價6000元。

目 次

一九四七年(民國卅六年).....	1
一月	1
二月	16
三月	29
四月	43
五月	57
六月	70
七月	84
八月	96
九月	121
十月	136
十一月	151
十二月	166
一九四八年(民國卅七年).....	209
一月	209
二月	223
三月	237
四月	266
五月	279
六月	291
七月	305

八月	322
九月	337
十月	352
十一月	367
十二月	383
一九四九年(民國卅八年)	399
一月	399
二月	413
三月	425
四月	437
五月	450
六月	467
七月	480
八月	496
九月	511
十月	528
十一月	542
十二月	555
一九五〇年(民國卅九年)	569
一月	569
二月	586
三月	602
四月	619
五月	629
六月	640
七月	653
八月	666

九月	682
十月	686
十一月	687
十二月	699

一九四七年

(民國卅六年)

卅六，一，九，與馬蔭良書(下略)。

一九四七年一月

一月一號星期三(十二月初十)

又曾來。整理信札雜紙。仲周來。受之來。十時，雇車，與靜秋同赴車站，上十一時〇六分車，擠甚，過常州後方得坐。在車進午飯。

下午四時許到京，將行李票交國大招待所代領。與靜秋到揚子飯店落宿。旋出，雇車到木蘭處，未晤，飯於中大附中對面一小館。遇王選長。

乘公共汽車到車站，取行李，還旅館。八時一刻即眠。

一月二號星期四(十二月十一)

與靜秋到熱河路吃點。九時，出旅館，上輪渡，到浦口站，送靜秋上車。十一時，車開。予返下關，向旅館算帳取物，雇車到招待所。途遇周桂金、陳玉符夫婦、傅尚霖夫婦。

補記廿天來日記，未畢。甘家馨來。陳玉符夫婦偕其三女來。

到滿庭芳吃點當飯，已四時。

到曾資生家赴宴，九時歸。

今晚同席：陶希聖 鄧飛黃 鄧必義等(以上客) 曾資生(主)

一月三號星期五(十二月十二)

補記日記，略訖。出吃點。訪馬鶴天，未遇。遇劉起釤夫婦，同到招待所小坐。出，到吳錫澤處，遇其女出痘。到泉澄處，未遇，留條。到玉符處亦未遇，與其女談。由光華門步至中山門，到中央博物院，曾昭燏留飯，長談。

屈萬里來。王天木歸，又看天木數年來工作成績。與萬里、天木共遊半山寺。到黨史會訪貢珍，遇之。出，遇張溥泉，談國史館事。溥泉以車送歸。起釤來，同到大華吃飯。葉蘊輝來。改受之所抄《拉卜堺遊記》。八時許即眠。

昨晚與鄧君談逢原事，今晨五時，遂夢與靜秋、逢原，哭而醒。予與後進寄以極殷切之屬望而夭其天年者，若侃憲，若克讓，若勁修，若逢原，皆不勝其傷慟。此皆我國家我人類之損失也。

今日下午與溥泉先生談時忽覺不適，兩頰絢紅，若病將至，起釤邀宴，勉強吃一碗飯，因早眠。

今晚同席：吳晃(石安) 鄧必義 予(以上客) 劉起釤夫婦(主)

一月四號星期六(十二月十三)

爲蘊輝寫冊子。寫靜秋信。劉起釤來。葉蘊輝來。出吃點。到鼓樓郵局寄信。到興華旅館訪呂健秋，不遇。到蘆席營訪黃奮生，遇之。回，到鳳香吃飯。歸，與泊生談。

寫舜欽、問渠、詩銘、鴻鈞、鏡如、果庵信。爲人寫字六件，繼又寫十四件，又寫四件。奮生來。吳聰(重明)來。起釤來。張克寬來。黃祝耆來。寫姜步堯、李文實、傅維本、吳練青夫婦信。

到快活林吃飯。寫自明信。看《李太白集》，至十時許。

昨夜八時眠，今晨五時始醒，既而又睡，七時乃起。經此休息，今日身體便比昨好。咳已止，痰亦厚，傷風當自癒。

一月五號星期日(十二月十四)

看李玄伯《中國古代社會研究》。訪田伯蒼，未晤。吃豆漿。寫汪仲周，靜秋，金振宇，章友三，伍蠡甫，周谷城，童丕繩，華問渠信。起針來。

到松鶴樓吃麵。出，遇滕仰支夫婦、蘇鴻恩。到鼓樓寄信，未得。遇鴻庵，同到新亞細亞學會，開邊疆學會理監事會，討論與國防部合作事。五時半，會散，到山西路國民酒家吃飯。

爲人寫字六件。起針夫婦來。看《李太白集》至十一時半。寫筆記數條。

今日同會、同席：許公武 馬鶴天 黎伯豪 韓鴻庵 丁實存 黃奮生 劉維漢 王殿之 劉家駒(劍秋) 晚飯時，鴻庵離去，予與公武爲客，其他爲主。

一月六號星期一(十二月十五)

劉維漢來。奮生來，同到快活林吃點。與奮生同到鶴天處。同乘吉普車到國防部，訪卿汝楫及泉澄夫婦，商補助邊會事。出，到社會部訪谷振綱，並晤余蒸雲。到水利委員會訪薛子良，並晤鞏克忠、張克寬。到天林春吃飯。遇李雲漢、任寶祥，由其回鈔。

到鶴天寓舍，商邊疆叢書事。出，到予寓，訪李培國，並晤王致雲。以付應生寄信亂投，責之。寫朱鯩先信，爲請款事。寫黃仲良電，爲留奮生在京事。與鶴天同雇車到公武處吃飯。

八時許席散，冒大雨歸。看《李太白集》。

今晚同席：官其欽 王蔭榆 翁□□ 黎伯豪 馬鶴天 丁

實存 劉維漢 王殿之(以上客) 許公武及其長子(主)

一月七號星期二(十二月十六)

紀果庵來。出門，遇劉維漢，同到中大門前吃點。訪吳子臧，不遇，見其夫人。予出寄信，到程仰之處，並晤胡家健。再至子臧處，與其兩女令徽、令安玩。十二時後子臧歸，在其家飯。

與劉維漢同歸，旋同到教育部，訪凌民復，又到周鴻經處，並晤余上沅、錢臨照、顧惕生。與維漢同歸，為寫驅先信。寫靜秋信。徐正穩來。

到中央飯店，參加國大同人聯誼會。到慰堂處談，並晤其子祖安。歸，為人寫字十件。

今午同席：劉維漢及予(客) 吳子臧夫婦(主)

靜秋到徐，而心懸於蘇州之家，以致睡眠不安，心跳又甚，聞之懷念，祈天佑彼。

今晚同席：齊璧亭 王泊生 李鴻儒 陳再達 鄒樹文 陽叔葆 王同榮 劉振東(主席) 李培國 王立文 盧毓駿 鄭湘疇等百餘人 每人繳餐費一萬元。

一月八號星期三(十二月十七)

吃豆漿。起針來，奮生來，同到鶴天處，不晤。與奮生到國防部，晤汝楫及泉澄夫婦。出，再訪鶴天，仍不遇。予到社會部訪張鴻鈞，不晤，訪任寶祥，並晤胡勤業(進德)。到教育部，訪田伯蒼，並晤王渭珍、果端華。

到鳳香吃點。奮生來。為人寫字十六件。鄒明誠來，同出，看新建之邊疆文化館屋舍及現辦公處。訪劉家駒及鴻庵均不遇，晤鴻庵夫人。出，在文昌橋吃麵。吳琪來。鶴天來。寫靜秋、田伯蒼信。到任覺五處。

到中央圖書館赴宴。歸，爲人書字九件。黃祝耆來。

今晚同席：于野聲 吳有訓 戚壽南 吳伯超 晏勛甫夫婦
蔣百里之女三小姐、四小姐、五小姐(以上客) 蔣慰堂(主)

馬歇爾今日返美，年餘調和，竟以失望去。此次歸國，係任
國務卿。臨行時謂國共兩黨俱無誠意，共黨惟求赤化，國黨則頑
固分子必須清除，各黨派之賢能應加入政府云云。

鴻鈞來書，謂潮兒對花玻璃窗輒欲作語，豈襁褓中已有審美
觀念耶？

一月九號星期四(十二月十八)

寫鴻鈞信。起釤夫婦來。王之屏來。鶴天來兩次，奮生來，同
到快活林吃點。到新疆省辦事處訪張治中，不晤。到國防部訪白健
生，亦不晤。到主席官邸訪周策縱，晤之。歸，寫靜秋信。寫仲周、
蔭良信。

滕聖芳、王玉康來談，爲寫字三件。到中大寄信。出吃飯，遇
梅應運於途，同歸，遇董彥堂。奮生、家駒來。鶴天來，同討邊會
事，計畫組織通訊社及邊疆福利公司。天木來。泊生來。

到大陸西菜館吃飯。到濟之處視疾。到彥堂處談。歸，祝耆來，
爲人寫字六件。

今晚同席：彥堂 何茲全 孟真(以上客) 郭子衡 曾昭燏
王天木 陳繁廣 勞貞一 芮逸夫 傅樂煥 高小梅 李濟之太
太 翁孝寬 岑仲勉 王之屏 共五十餘人(以上主)

一月十號星期五(十二月十九)

寫卿汝楫、沈子渝信。到齊璧亭處，並晤郭堉愷，吃歐烤麵包。
任覺五來。寫成泉、肖甫、參政會、官蔚藍信。買物，送黎東方夫人
處，黃祝耆伴往，汽車往還。歸，理物。寫靜秋信。

到大華定菜，鳳香吃飯。歸，寫杭立武、陳東原、陸志鴻、辛樹幟信。祝耆伴上汽車，至鶴天處，同出，訪汝楫及泉澄夫婦，訪白健生部長，並晤鍾長江、李永新、榮祥等。出，到社會部訪張鴻鈞。歸，爲人寫字九件。

璧亭來辭宴。到大華宴客。歸，爲人寫字十件。孟士衡、梁醒黃、韓樹森來。

今晚同席：任覺五 吳重明 孫家振 宦邦顯 黃祝耆 王家濤 葉世茗 劉起釤（以上客） 予（主） 共九萬七千元。

今日本宴齊璧亭、王泊生兩君，而以張溥泉邀宴，未能至。

一月十一號星期六(十二月二十)

六時起，整理訖。七時出，孫家振、黃祝耆、王家濤送行。到站，適彥堂出國，高小梅、勞貞一、郭子衡、石璋如、芮逸夫等送行，合攝二影。八時車開，與彥堂詳談，同吃點及飯。

一時到蘇，雇車歸，與家人談，視外姑疾。祝懷冰夫婦來。到魯弟處，並晤汪士宏、畢格心。丕繩來談。看各處來信。詩銘，林冀，舜欽等來談。

到文通編輯所開會。歸，丕繩來談。又曾、誠安來談。整理信件什物。

數日不見潮兒，竟能咿唔學語。外姑今冬身體常有病痛，此次又兩臂作痛。老年多病，誠苦事也。

丕繩告我，黃永年語彼，近日周予同在復旦講堂上大罵我，謂我「邪說橫行」，此真怪事，我有何邪說耶？總之，我加入上海學術界便是罪，使海派之惴惴不安者我之過也。惟念當《古史辨》初出，予同亦頗捧場，何前恭而後倨耶？無他，以前無利害關係而今則相迫相摩耳。我之樹敵，皆由此來，孟真如此，煨蓮如此，曉峰如此，贊虞如此，賓四如此，正不必責予同矣。予是

以決絕辭去復旦，使彼輩得高枕而臥也。

一月十二號星期日(十二月廿一)

寫靜秋、守堃、社教院課務組信。到詩銘、漢鏞、自珍、丕繩處。又曾來。十一時飯，與鴻鈞同乘車到站。脫車，遇馬詒壽，談。十二時五十分，始上車。

二時四十分到滬，到大中國。到皇宮飯店，晤華宗澤。到橫濱橋美楣里十九號誠安新寓，見誠安弟婦及侄和兒。回大中國，與振宇、宣人談。待雁秋來，同乘汽車到君匱處赴宴。

九時出，乘汽車，到誠安處。旋出，到大中國，與鴻鈞同榻。

今晚同席：嚴學禮 徐鑄成 李□□ 張雁秋 金振宇 張鴻鈞 金緯宇 陳宣人(以上客) 丁君匱夫婦(主)

魯弟遷新居，三層樓，每層一間，頂費三條金子。這筆債不少，蓋已在一千萬元以上矣。

雁秋以明日蘇省府開會，彼須為連雲市代表，故今日一見即別，渠乘十一時夜車行矣。約到上海後同回蘇州度年。

一月十三號星期一(十二月廿二)

將鴻鈞送至魯弟處。予至皇宮飯店訪華問渠，遇之。共商談文通編輯所事，由彭林莫筆記。張士敏來，加入。與林莫、詩銘同出，訪尹雪曼於益世報編輯部。出，到開明書店，晤徐調孚、周予同等。出，飯於文新街清真館春華樓。

到起潛叔處。到張炎生夫人處取款，再到起潛叔處。到大中國，存款。在大中國吃飯。

尹雪曼來。與君匱談大中國事。歸，與魯弟夫婦談至十時，仍與鴻鈞同榻。

今午同席：彭林莫 方詩銘(以上客) 予(主) 二萬元。

大中國局開六個月，營業七萬萬元。七月初開，生意未多。八九兩月漸好，至十月後每天平均五百萬元矣。惟君匱量窄，見金氏兄弟收得亞光版稅一萬萬元，不免嫉妒，謂自己拿不到一百萬，相去太遠。實則亞光之版稅係由過去七八年中金氏兄弟奮鬥而來，且與大中國訂有契約，並無法律以外之貪取，而其兄弟全部時間均在公司，半年月薪，每人亦僅有百餘萬元。予甚恐「天國春秋」之故事復見於今日，故竭力為之調解，勿使陳稼軒竊笑於旁也。

一月十四號星期二(十二月廿三)

寫靜秋、鶴天信。金振宇、擎宇來，同出，乘汽車，予與鴻鈞到生家，予取款後到大中國，存款。到皇宮飯店，與問渠、士敏、宗澤到凱福吃點，談文通事。重到皇宮飯店，再談。十二時，予與詩銘同到四馬路會賓樓赴宴。

與詩銘同到開明，與伯祥等談，取書。到大中國，與振宇同出，到凱福茶敘，商大中國事。出，遇楊廷福。剃頭。

在大中國吃飯。飯後開局務會議，同乘汽車歸，與魯弟夫婦談至十時半。

今午同席：潘伯鷹 予與詩銘(以上客) 卜青茂(蔚然) 張鑄新 尹雪曼 劉一樵(以上主)
理髮，四千元矣。

一月十五號星期三(十二月廿四)

七時，雇人力車赴復旦大學，晤楊玖生。上試堂，則谷城已代出題。出，吃點。到谷城處、蟲甫處、友三處，辭職。在蟲甫處又進點。到會計處領薪。到保管課，與趙鳳至到合作社看存箱。訪高瑞蘭，不晤，乘校車回。遇蔣天樞。

訪華問渠，不遇。訪張士敏，遇之。寬正、大沂來，同到和平博物館參觀。在和平博物館晤劉致平、莫宗江、李光謨、李晨嵐、李霖燦。晤蕭稟崧、馬清和。出，到凱福吃西餐。到大中國，為劉子喬等寫字二件。李小峰來。與小峰同乘車。視鴻鈞。

到梁園老正興，未遇人。到天天食堂吃飯。到聖陶、紹虞處談。九時半歸。

今日幸得將復旦教職辭去，使予肩負稍輕。惟復旦仍聘予為特約講席，囑來滬時仍到校演講，不為常課，薪金亦臨時致送。

今午同席：楊寬正 蔣大沂（以上客） 予（主） 五萬二千元。

在京夜中為人書字過多，輒不易入睡。惟既入睡亦即酣眠。今日自南京路步行回橫濱橋，身體稍勞，入眠頗易，足徵運動之重要也。

一月十六號星期四（十二月廿五）

寫靜秋、毛以亨、葉維清、頤萱、黃永年、高瑞蘭信。算帳。記日記四天。詩銘來。

寫家駱、小魯、筱蘇、壽彝、濤川、紀果庵信。又寫紀清漪、何海秋等信。詩銘來，冒雨同到文通，與問渠談局事，留飯。

九時，到大中國，晤振宇、宣人等。乘汽車歸。

一月十七號星期五（十二月廿六）

到炎生夫人處。到大中國，寫饒劍雄、朱錦江信。到文通，送問渠行，留飯。寫陸步青、頤萱嫂信。

到市立博物館，晤寬正、大沂、丕繩、名世。簡香來。起潛叔來。到大中國，吃年夜飯，陪客。

九時許，乘汽車歸，與魯弟夫婦談。

今晚同席：汪孟鄒 李小峰 振宇 緯宇 擇宇 君匄 宣